

狼城

● 旷绝千古的爱情故事
● 黑水先民的生活图景
● 女真族人的精神秘史

尚志发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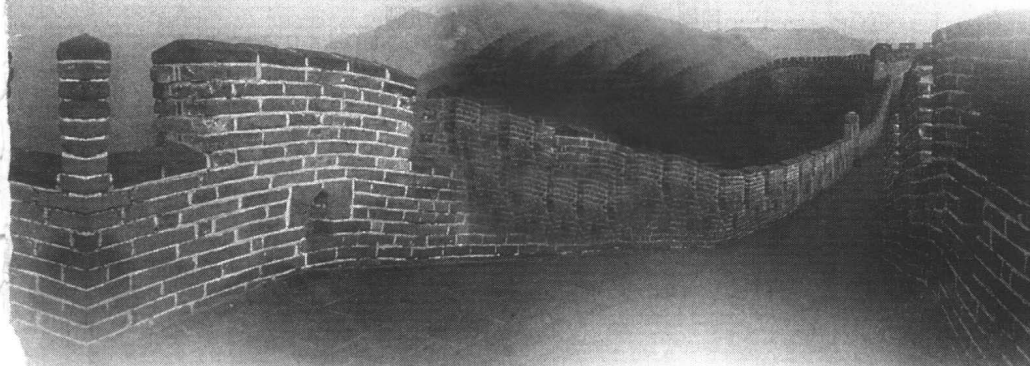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海南出版社

长篇小说

狼城

◎ 尚志发 / 著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狼城 / 尚志发 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5

ISBN 7-5443-0046-3

I. 狼... II. 尚... III. 女真 - 普及读物

IV. K28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3295 号

狼城

作者: 尚志发

责任编辑: 刘逸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北京昌平奔腾印刷厂印刷

出版日期: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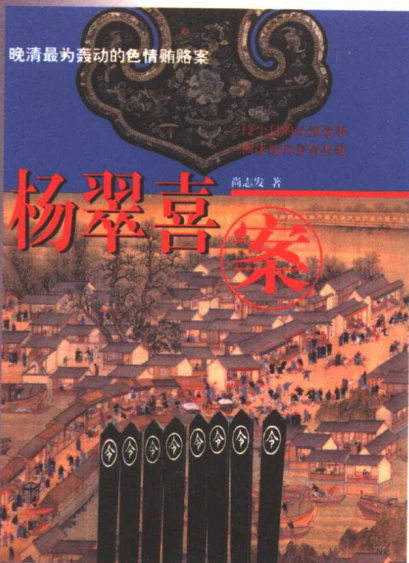
印张: 10.7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书号: ISBN 7-5443-0046-3/K · 6

定价: 16.80 元



杨翠喜案 / 尚志发 著
晚清最为轰动的色情贿赂案

小说是以清末时期因色情贿赂案而轰动全国的政治风潮，即“丁未风潮”为主线，再现了清王朝行将就木之时，朝廷上下贵戚臣僚们钱权、色权交易的龌龊丑恶，生动地展现了女主人公杨翠喜不畏权势，不贪慕富贵，对爱情生死不渝的崇高人格。

内 容 简 介

女真民族是中国历史上建立过巨大功业的北方古代民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创建者满族的主体。曾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长篇历史小说《狼城》就是取材于12世纪女真民族的社会历史生活。

小说以女真少妇与北宋皇子的生死之恋为主线，在广泛的社会历史生活中，再现了那个时代黑水先民所特有的精神状态。书中展现的生与死、爱与恨、灵与肉、原始与文明、忠诚与背叛、伤害与关爱、南北文化人格的冲突与交融；人与自然的依恋与抗争；独特奇异的古代民族风俗；神秘陆离的萨满世界；苍凉辽阔的东北亚原野；苦寒绝域下女真人英勇豪强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文化风格。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53

第 三 章

99

第 四 章

135

第 五 章

186

第 六 章

228

第 七 章

270

第一章

我们女真先人的京城，建在按春虎河边。这里每年的五六月时，都要下一场绿色的雨。这雨是悄悄地来的，一根根绿丝丝附着一个个精灵，均匀地挂在天地之间。望不尽的山林、草地、河流、沙漠和盐碱地都是绿色的，京城的泥房和土道也是绿色的，城墙和皇宫屋顶的瓦片都是绿色的，雨中的人、野兽、飞禽、一尺高的庄稼和黑土垅都是绿色的。总之，我们的先人们一见到这神秘的绿雨下来，就放心了，就知道他们得到了天神的保佑。

外面，雨在下着，人们当然要在火炕上喝酒、吃肉。酒从他们粗大的喉咙管儿流进去，像小虫子一样爬到他们心里、肺里和肝上，在他们的眼眶边上，变成了烟和泪，在耳朵里变成了一片片耳屎。然后，他们用在熊和狼的阴茎上拔出的骨刺的大头去挖耳屎，小头去剔牙缝儿。

公元1128年，这场绿雨没有在五六月下，而是到了八月的最后几天，在我们女真的牵羊节的第二天才下的。皇帝和各位勃极烈^①、各路将帅以及所有宗室郎君们，正在庆贺牵羊节的兴头上，因为今年的牵羊节的献俘礼，是用北宋的两个皇帝以及后妃宗室里的千多人来作献俘的。老天爷又把这绿雨送下

^① 勃极烈——金代初年官制，是皇室贵族的尊称。

来，可把我们的先人们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们在火炕上颠着屁股叫着：

“下吧！下吧！使劲下吧！老天爷！”

二皇帝，我们的先人都这么称呼女真的第二任皇帝吴乞买。他是接继亲哥哥阿骨打当上皇帝的，他们都称死去的阿骨打为“老皇帝”。二皇帝举着酒碗站在大雨里，其他的人也都跟着淋在大雨里向天祷告：

“天神爷啊！让女真生存吧！让女真多打胜仗，让女真多打猎物多收谷米，多养畜牲吧！让娘们儿多生孩子，天神爷！保佑女真吧！”

这种绿雨总是在一阵剧烈的劈雷过后才停。劈雷震得墙上和房梁上的尘土惊恐地散落下来。山村和草地被击中的野兽与草木一同燃烧，风雨中飞舞的火光炽烈而淫荡，不久便熄灭了。只有缕缕黛色的烟好像被损害的心灵在呜咽着。雨停了，绿色的精灵消失了。城里城外充满了清香，这清香钻进人的皮肉里和骨头里，让人舒服得打喷嚏、放屁、哇哇地唱点什么。女真人唱歌难听得要命，男人唱得就更难听，最惹人心动的歌是他们站在山顶上唱，或者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唱，扯着脖子，像灰狼般唱着古老的传说。歌声如同幽灵在无边的山林和汹涌的草地上挣扎，呻吟。歌声咬着人们的五脏六腑，穿破人们的耳鼓，往人们的眼眶里滴泪水，这歌声走到哪儿都缠着你，到处都能听得到。

蓬蓬花，蓬蓬花，

满地白花花。

蓬蓬花，蓬蓬花，

女真离了家。

.....

当人们浑身都觉得要命般舒服的时候，有人在河里捞上一个南朝女人的尸体。凭着她穿的绣着凤鸟的紧身内衣就知道她是南朝人，其实，不看她的穿戴也认得出这是南朝的女人。这个女人是刚刚被押来只有几天的宋朝朱皇后。她是从俘虏营的木障子缝钻出来投河的。人们把她从河水里捞上来，摆在河岸的草地上，有人说也许她还能活，只要把她肚子里的水倒出来就能活了。两个男人一人一条腿，把朱皇后头朝下提起来，那可怜的娘们儿头发散落到草地上，湿淋淋的裙子和小裤都滑下去，把头和上身罩起来，朱皇后雪白雪白的大腿上滚着一串串水珠子，有人伸手去摸，有人用棍子狠打那只手。

“该杖的野猪！只许看！”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伸手去抚摸。

“兀呀！怪可怜的，南朝娘们！”

朱皇后那两条雪白雪白的大腿上，留下了一条条污迹。

这时候，人们还不知道死的是南朝的朱皇后，直到几个人压着南朝的一老一少两个干鸡似的皇帝和他们的家属来辨认，才知道这是少皇帝的老婆。被称为钦宗的南朝少皇帝也真够可怜的。几缕头发垂落在脑门儿前，掩着那张灰鼠皮般的脸，灰鼠皮抽动着，他慢慢地伏下身子，那样子像肚子疼痛的姿势。他伸出那双青筋暴露的手，伤心地抚摸朱皇后那娇小的脸蛋，把那娘们儿额头上的水珠一个一个地擦去。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倒霉的皇帝接着竟一屁股坐在了湿漉漉的地上，他把朱皇后抱在怀里，摇晃起来。那样子就像坐在火炕上的娘们儿哄孩子睡觉似的，温柔的不得了。他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人们能听见的只有一句。

“阿娇死了，死了好啊！……”

据说南朝的老皇帝提出要为朱皇后做棺材。我们的皇帝

说，女真人不会做盛死人的木柜，找个南朝来的人干吧！不知怎么，最后朱皇后是用炕席卷着埋的。当然也没有按着我们个女真人的习惯用火烧和哭血泪。

后来，渐渐传出些消息，说这朱皇后在牵羊节完了，回到她们的住处就一头碰到墙上要自杀。她不知道，我们的墙是土墙，碰不破脑袋，马上被南朝少皇帝抱住了。她哭着，骂着，还打了那个钦宗一个嘴巴，问他为什么还活着。肯定是牵羊节扒了她们的上衣，露出了前胸和大奶子，她们受不了啦。

我们女真人的牵羊节是八月二十四。庄稼收了，牛羊查点完了，向祖宗献祭的日子。从前，当然是很久以前，还要把打仗掠来的俘虏当场杀死几个祭奠祖宗。现在当然不会了，只是每年都要杀些牛羊来献祭。今年把南朝的两个皇帝和皇后娘娘，还有他们的王孙，公主，男男女女都押了回来，前几天一共押回了 1300 多人。这些人都押在河边新围起的大院子里，地窖子都是新挖的，过节这天，皇帝寨全城的人都跑出来了，人们堵着河边的路口，要看看这些南朝的贵人们什么模样，看热闹的人大多数是女人，谁都知道男人们都打仗去了。女人比男人多了不知几倍。城里除了女人就是少数守城的兵啦。女人们眼都不眨地看着这些人被叫出来站在院子里，换着新发给她们的女真人的衣服，这些南朝人一个比一个白净，看押他们的士兵催着他们快换，那些女人们不肯当着这么多男人换衣服，抱成一团，嗡嗡地哭，皇后和妃子公主们哭得更厉害。也许她们想的比别人更多。看押的士兵发怒了，军官大叫大骂，一把扯过朱皇后，扯下她的上衣。一下子白花花的前胸露出来，朱皇后吓得像个小羊羔一样浑身颤抖，她马上哀求着让她快些换衣服。

“我换，我换，老爷让我快换上吧！”

大家都换上了女真人的衣服，统统都是白色，上衣的袖子又瘦又窄，领是盘圈儿的，女人的上衣就没领了。像南朝道士的衣服。这些可怜的伤透了心的人儿，相互看着，谁都能想出她们有多难过。而且，少说也有二十个女人抱着孩子。女人们换衣服的时候，整个院子里一点儿别的声音也没有，只有衣服唏唏刷刷的声音。女人们没有了任何表情，这时候她们的灵魂都从自己的前胸飞出去了，她们头上的天空顿时格外高深起来，蓝得使所有的白云都化了，高深得只有那融化一切悲哀的蓝色。南朝的俘虏们没有声音，孩子也没有哭声，拥挤在院外的人们也没有声音。唉！其实也没什么。不就是男人没有长开的两个东西吗？

我们女真的女人可没有把露出乳房来看得那么重要，那么难受。不论在城里在乡下，热天，风天，打闹的时候，喂小儿郎的时候。她们从来没有提防过男人。夏天，谁会在火炕上喂孩子？不都是在房前屋后或屯头哗哗啦啦的大杨树下，掏出奶子喂自己的小狼崽子吗？男人们从这过，逗逗孩子，把孩子从女人那敞着的怀里扯出来，高高举过头顶又放回到女人露着奶子的怀里，然后，他们就走了。如果有人惹了她们，可就倒霉了。娘们儿一齐上，追打那男人，而且，一定要把他按倒在树下，几个人就争先恐后掏奶子往那男人的脸上，嘴里，眼窝，鼻子，耳朵里挤射那温温的白白的奶水，一直到那倒霉的家伙求饶。那时候不论是男人还是娘们儿都快乐得要死，她们大叫着，白杨树哗哗地响着。我们女真先人这个喂奶的风俗一直流传 800 多年。就在今天的乡间偶尔也能看得见呢！

话说得太远了。回头说那年的牵羊节吧！因为要把南朝的皇帝和 1300 多人押回京城行献俘礼，所以二皇帝早就传下圣旨：各位勃极烈，各路远征在外的元帅，左右都督，枢密院各

司、府，上京路 59 个猛安千夫长和村蕃长，都要在牵羊节前赶到京城，参加献俘礼。

这些天城门都不关了，也许那些常年在外的人，还没有见过京城新修的城墙和城门呢。我们先人的发祥地原来是个破烂的小村寨。老皇帝创建初年，因为没有城郭，人们只叫它“皇帝寨”，现在的京城刚刚修好两年，土城墙一丈多高，分南北两个城区，皇城在南城区，东西南北各开两个城门，城门是用黄花松木板做的铁条夹着，钉满了星星般的八角钉。门轴是石头凿出的脚窝。所以，现在城门不论是关还是开，嘎嘎吱吱的响声，不但城里的人们能听见，就连城外的狼群都要停下来，听完了才继续赶路。南城与北城有一道横墙，墙外不远是一条引水的河，是当时垒墙取土挖出的沟改造的。城墙外的四周是一条挺宽的护城河。这护城河的好处不少，夏天，野兽想进城就过不了河，每年都淹死些只顾奔跑的兔子，小鹿。也有狼啊，野猪啊，漂上来。这肯定是没有月亮的晚上掉下来的。偶尔，也会有畜牲野兽小心浮过来。二皇帝让人沿河栽了白桦树。若是在春虎河边远看京城，真像是裹在白云里呢。

“噢呀呀！真的成了京城咯！”

“兀呀！兀呀！该杀的！这是咱们的皇帝寨吗？”

远征的家伙们远远看着自己的京城就是这样叫的。城里的人，天不亮就跑出城，去迎接远征的家人回来。当无边的荒野上，远远出现了烟尘，人们就伸长了脖子望着，直到尘土和臭汗味儿把人们卷在一起。

家里人决不满足回来的儿子或男人他们脸上、脖子上的道道伤疤和残缺的手指。亲人们像强盗搜身一样地寻找他们身上被掩盖起来的伤疤。当然，那些打断了胳膊和大腿的家伙们是明摆着的。看吧！他的女人抱着那没了小腿的大腿哭嚎起来。

哭得伤兵心头火起时，便在马上大吼大叫。

“哭！我死了吗？哪个能打死我？狗把把的！”

他从怀里一下掏出几个魂瓶。呲着牙给女人看。女人一声也不响了。

“谁？有阿玛^①吗？”断腿的悲伤了，点点头。

女人一把夺过那几个瓶子，一下就找到了装着阿玛骨灰的那个有黄有黑的瓶子，嚎啕着转身扔下男人跑了。

其实，差不多那些回来的军士，每个人的马鞍旁都挂几个魂瓶。这些细心的人把装着死者骨灰的小瓶子一个个用兽皮包着，怕的是瓶子们相互撞碎了。有的干脆就掖在怀里。装在瓶子里的是幸运的家伙。有时候瓶子用没了，就只能把尸首烧了后，拣几根骨头带在身上，指望有一天把他带回女真地。这些天，在京城门前的大道上，那些没有看到亲人的娘们儿，不少人像被人戳了一刀似地哭叫着，接过了那个烫人的魂瓶或是兽皮包着的肋骨，也许是腿骨。

阿迪和她的嫂子珠子也在这寻亲的人群里。她是和嫂子来接哥哥阿计替的。因为阿迪爱根^②的魂瓶，是去年哥哥踩着咯咯的大雪送到她家的。她哭着把那冰冷得像铁蛋似的瓶子放进怀里，让他在自己的两个奶子中间暖着。她说当时她听到了瓶子里男人的哭泣声。19岁的少妇从此不再挂念打仗的事情。但她那个走起路来或骑在马上就热气腾腾的身子仍如春天般的大地一样，感悟着男人。有人把她拦在树林里，她说：

“狗下的！能打过我才能爬到我的身上来！”

这些狗屎不如的男人真的打不过她！阿迪的阿爸说：“我

① 阿玛——女真语，父亲。

② 爱根——女真语，丈夫。

的小山鸡呀，等打完仗吧！打完仗找个真正的巴图鲁^①。”

而阿者^②却没完没了地叨咕着：“当个萨满吧！常到天神爷家串串门，那有多好！小山鸡！你不愿意去天神爷家串门吗？……”

阿迪那时还带着她四岁的小儿郎，她不想当萨满，不想去天神爷家串门儿。她记着阿玛的话，等仗打完了，找个像当年她遇上的那个卷毛一样强壮的家伙。

她们已经在城门口接了十几天了。昨天粘罕的人已经回来了，珠子没有看到她的爱根阿计替。阿迪劝她：

“哥哥去年冬天不是回来过吗？这回是让别人了吧？”

珠子心里也是这么想。

这两个失望的，或者说根本不指望男人能回来的娘们儿，骑着马一直朝远处走。

“哪里回来的巴图鲁？是东京路吗？”

“有燕京回来的吗？噢噢，狗把把离家还有多远？”

“哪里是元帅府的？还有几天能到呢？”

那些疲惫不堪的征人在马上吼着，叫着，向着人群呼喊他们家人的名字和诨号。不论将军和卫兵还是下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家人。

她们这几天看够了那些与男人团聚的女人们兴奋的、擦擦骚骚的样子。秋风一吹，到了晚上使她们很难过。

“今天，该轮到咱们出城玩玩啦。”

她们出了城，沿着河边的灌木丛走，穿过灌木林是一片空旷的荒野。被风吹倒的一撮撮小草，已经遮不住那些乱石头，

① 巴图鲁——女真语，勇士、英雄。

② 阿者——女真语，母亲。

草棵子里露出野兽的骨头，偶尔还看到人的大腿骨。几棵大杨树、老榆树孤零零地在苍穹下掉着叶子，就像是落泪的老人。

“天气真好哟！”

“可不吗！真好！”

她们尽量说些废话、没用的话，使她们内心觉得自己比别的女人更欢快，更悠闲。珠子说：

“昨天，东院的兀虎回来了！听说是做了枢密院一个头头的下人。”

“我见他了，这个遭雷劈的！刚进院子，就把跑出来接他的娘们儿提起来，扔到了炕上，急得他像个疯猪，得了骚捞，连幔子都不放下来就把娘们儿扯光了。珠子你信我的，我不是故意搅他们呢，我是正巧给这小狐狸送大酱去的。不过，我知道那遭雷劈的回来了。我站在他们窗外喊：‘小野狐狸，要大酱吗？新下的呢！’你猜怎的？这对狗把把怎么样？”

“说吧阿迪！猜什么呀！”

“这对狗把把不理我，我隔着窗子看见了那遭雷劈的屁股。”

“真的吗？”

“真的！我故意问她：‘忙什么呀？小野狐狸！’这回她大声骂我：‘滚回去！滚回去吧！哪个要你的大酱？’嫂子你别笑我，这小狐狸知道我故意找她的麻烦，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她跟我打赌，她说她干那种上事儿时，我不敢进她的屋，我当然说敢！她说可以赌一匹马。这会儿，我隔着窗跟她要马，她就喘着气儿说：‘把那匹瞎马牵走吧！该死的母狼！’我一手端着酱碗，一手去马圈牵走她那匹瞎马，我再回头往屋里看，这回放下幔子了！……”

“小母狼想上人家炕呀？”

“上兀虎的炕？女真男人都死光了吗？”

说着话，她们不知不觉离京城挺远了。

“到大青岭去吧，不远了，洗洗澡。”

“去吧！去洗洗吧！”

这么好的天气，她们在荒原上的乱石和白骨中向大青岭飞快地跑去。

大青岭的峡谷里流淌着一条悠闲得没心没肺的淙淙的小溪，它的源头是山上的一眼冰冷的山泉，她们把马停在小溪边，把脚伸进溪水里，用手撩着水花，山谷里静悄悄的，听得清远近蜜蜂嗡嗡的叫声和小虫子的跳动声。两匹马在一棵白桦树下吃着树叶和青草，它们嚼青草时发出的“咯咯”的声音传出好远，山谷里窝着热风，树叶和蒿草比外面的绿了许多，鸟虫也格外地爱叫。

“这里还会有人？脱吧，脱吧，脱光了洗才痛快！”阿迪催嫂子脱衣服，自己也脱着。

“我不怕！有人也不怕！”

珠子脱光了下到水里。

“好吧！小母狼，好好洗洗大腿和胳膊，还有像母狗一样的肚皮。”

这两个白鱼一样的娘们儿钻进水里游起来。她们学着各种动物过河的样子。阿迪还想到这条小溪水的一个故事。

“哎呀！珠子呀！”

“怎么啦！”

“听说粘罕就是在这里遇见裴满氏的，听说裴满氏当时也在洗澡呢！粘罕在大青岭打猎路过这儿，看见了她白花花的身子，粘罕惊喜得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你知道吗？”

“我听说不是洗澡，是裴满氏在采珍珠的时候被他看中的。

还听说粘罕家和裴满氏家早就订好的。裴满氏家是大河北岸的大户，她跟皇后也是一族呢……”

“反正裴满氏是个美人儿，咱们女真可真少有这么美的娘们儿，我看她比昨天进城的南朝的皇后公主还好看呢！”

“兀呀！昨天你看见南朝的那两个皇帝了吗？”

“看见了，像两个饿狗。”

“还有那些男人呢？听说都是皇帝的儿孙们，看样子是饿坏了。”

“过完节，你带回家一个喂喂吧！小狐狸精！”

“我倒是想给你偷一个喂喂……”

阿迪用力打着水花，呛得珠子张不开口，珠子转身下到水底，一会儿，突然抓住阿迪的双脚使劲往水下拉她，阿迪只顾防着水面，已经措手不及了，一下被拉到水下。阿迪的水性远不及珠子，珠子在水下把她拖过好远，又用力把她举上水面，“哗”的一声阿迪半个身子都露出水面，她刚刚落下，珠子抱住她光滑的双腿，又把她举上来。阿迪痛快地吼叫着。这时，那两匹该死的老马惊叫起来。阿迪警觉起来，珠子也露出水面，她们像猎狗一样向四周张望，没有发现什么，可是那两匹忠厚的老马还是惊悸地嘶叫着。它们告诉两个女人，它们看见了什么，也许是有什么该死的人或野兽过来了。她们一面像受惊的狍子一样从水里向岸上跑来，一面张望四周。没有发现什么，她们抓起衣服套在身上，结好带子，阿迪把鞋子抓在手里，又向四周寻找。

两匹马安静了。

“也许是有狼群从这过吧。”珠子说。

阿迪这时看到在离她们不远的一堆乱石头旁藏着一个人。当然这时她们还看不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